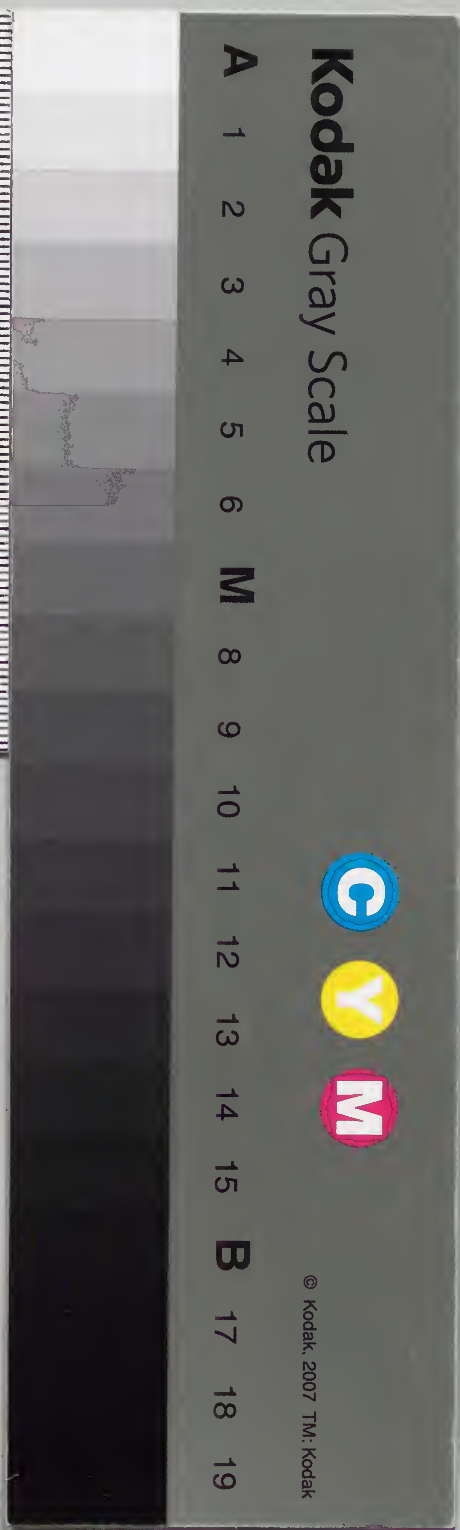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田三六二  
 二六二  
 二八二  
 二二二  
 冊架函號類

庫文  
 田三六二  
 二六二  
 二八二  
 二二二  
 冊架函號類

六  
 八  
 八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362
冊數	21 (21)
函號	277 215





新鐫四書七十二朝人物經籍備考目次

卷二十四

下孟萬章下

北宮錡

大國

次國

小國

春秋邾儀父

孟子與周禮王制不同

獻子

樂正

裘牧仲

費惠公

顏般

王順

人物考

卷二十四

一

濂溪



人物傳卷之十四 目一 原板

晉平公 亥唐

康誥曰殺越人于貨 小雅大東篇

告子上

端水 楊子善惡混之說

佛氏謂作用是性 蘇氏胡氏之說

韓子性有三品 奕秋

易牙 子都

牛山 大雅既醉之篇

告子下

屋廬子 曹交

烏獲

小雅小弁篇 宋榷

季任 周書洛誥

繆公 公儀子

杞梁 杞梁妻

華周 慎子

傳說

盡心上

人物傳卷之十四 卷之十四 目一



宋句踐

見龍在田

伯成子高

魏國風伐檀篇

王子墊

桃應

滕更

盡心下

春秋無義戰

召陵之師

八蜡

大雅綿篇

邶風柏舟篇

馮婦

浩生不害

盆成括

上宮館人

牧皮

曾皙倚門而歌

萊朱

散宜生

周室

北宮

目終

人物傳考

卷二十四

三



		<p>孟心下 春秋經義 召陵之師 大雅詩篇</p>	<p>譜宜主</p>	<p>曾魯爵門西塚 萊未</p>	<p>上宮諸人 萊未</p>
--	--	---------------------------------------	------------	----------------------	--------------------

新鐫四書七十二朝人物經籍備考卷二十四

武進薛應旂原輯 富沙鄭尚玄合訂

萬章下篇

周室班爵祿章

北宮錡

北宮姓錡名衛人嘗問於孟子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

大國



孟子以貢助  
徹告滕文公  
以班爵祿答  
北宮錡之皆  
謂度之損益  
不常者可言  
其畧而不可  
言詳也然北  
宮錡但欲聞  
其制而已故  
詳其所以開  
此

地方百里者開方法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百萬畝  
是所謂提封萬井也封者井之界提者總提封內之  
大數也餘山林陵麓溝洫城郭宮室塗邑三分去六  
計三千三百三十三井之三之一外餘三百萬畝實  
有田六千六百六十六井井之三之二每井九百畝  
計六百萬畝整除公田每井百畝計六十六萬六千  
六百六十六畝此是助法公田內每井再除二十畝  
為八家廬舍該除一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四畝外  
公私通收五百八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畝之

原板

三之二畝田收五百二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  
公田收五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  
君祿賦田三萬二千畝大國三鄉每鄉各賦田三千  
二百畝則計田九千六百畝大國大夫五人各賦田  
八百畝則計四千畝上士九人每人賦田四百畝共  
計三千六百畝中士九人每人各賦田二百畝共計  
一千八百畝下士九人每人賦田一百畝共計九百  
畝已上通賦五萬一千九百畝尚餘四十八萬一千  
四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以供國家調度喪祭賓



客等費。餘則以備凶荒不測之用。所謂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矣。

次國

地方七十里者。以開方計之。為田計二百九十四萬畝。除公田每井百畝。計三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畝之三之二。公田內每井再除二十畝。為八家廬舍。該除六萬五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二。公私通實收二百八十七萬四千六百六十六畝。畝之三之二。

私田收二百六十一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公田收二十六萬一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二。君祿賦田二萬四千畝。卿田。三大夫祿者。大夫之田。每人八百畝。三大夫祿。則共計賦田二千四百畝。大夫倍上士者。上士每人賦田四百畝。倍之。則為八百畝。上士倍中士者。中士每人賦田二百畝。倍之。則為四百畝。中士倍下士者。下士每人賦田一百畝。倍之。則為二百畝。下士與庶人同祿。則其田一百畝。王制謂諸侯之下士視農夫祿。足以代其耕者也。

人物備考 卷二十四 廉溪



小國

朱子曰。君十卿祿者。猶今之俸祿。蓋君所自得為私用者。至於貢賦賓客。朝覲祭享。交聘往來。又別有時。儲為公用。如今太守既有料錢。至于貢賦公用。又自有錢也。○縣卿而上。三等之國異。縣大夫而下。三等之國同者。蓋卿而上。其祿寢厚。苟不為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大夫而下。其祿寢薄。苟為之殺。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也。○小國地方五十里。開方計之。為十里者。二十有五方。十里者。二千五百為田。二百

二十五萬畝。三分去一。計為井八百三十三井。井之三之二。為田七千五百畝。實有為井一千六百六十一井。井之三之二。為田一百五十萬畝。除公田每井一百畝。計二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畝之三之二。公田內每井再除二十畝。為人家廬舍。除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二。公私通實收一百四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畝之三之二。私田收一百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二之一。公田收一千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君



八物傳考 卷二十一 賦 原核

祿賦田一萬六千畝。卿祿倍大夫者，大夫每人賦田八百畝，倍之，則為一千六百畝。大夫倍上士者，上士每人賦田四百畝，倍之，則為八百畝。上士倍中士者，中士每人賦田二百畝，倍之，則為四百畝。中士倍下士者，下士每人賦田一百畝，倍之，則為二百畝。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司祿則每人田一百畝也。王制云：小國二卿，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一，上九中九，下九也。小國二卿，每卿田一千六百畝，二卿則共計賦田三千二百畝。下大夫五人，每人賦田八百

畝，五人則共計賦田四千畝。上士九人，每人賦田四百畝，九人則共計賦田三千六百畝。中士九人，每人賦田二百畝，九則共計賦田一千八百畝。下士九人，每人賦田一百畝，九人則共計賦田九百畝。已上自君祿以下，總賦田二萬九千五百畝，尚餘一十萬三千八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也。

春秋邾儀父之類

左傳：隱公元年，公及邾儀父盟於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邾子名克，字儀父，王未命為諸侯，未有爵，可書。

左傳 卷二十一 賦 原核



名不知字今書字以知其貴之也 ○詹氏道傳曰附庸凡四等字者

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氏不若

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趙氏惠曰邾曹姓子爵顯

帝之後邾附庸之國未得列於諸侯故書字以別之

中國附庸例書字夷狄附庸例書名

孟子與周禮王制不同

周禮地官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正其地諸公之地

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

其食者三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三

孟子答北宮  
綺子天子文

不足之說  
所以告文

君臣者即  
子告顏淵

為邦之道

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

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王制王者之制

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

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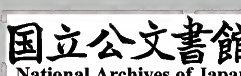
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達于

天子附于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

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

庸制農田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

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





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也。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而孟子言公侯皆方百里。周禮言諸伯地方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而孟子言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如小司徒云：上地家七人，而孟子言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而周禮言中地家六人，而孟子言中食七人，中次

食六人。此不與周禮同也。王制言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而孟子以為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為五等。王制言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而孟子則自君一位至下士一位，凡六等。王制主於分田制祿，而孟子主于制地分祿。王制言天子之三公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而孟子言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此不與王制同也。○按周書武成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周官則



曰乃立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三公弘化寅亮天地然後曰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奸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周禮止有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其屬各六十以舉邦治以合邦治以聯邦治又設其參謂卿三人也傳其五謂

大夫五人也陳其殷置其輔謂上士中士下士也又掌府六人掌書六人胥徒百二十人即所謂庶人在官者也其與王制又不同者蓋孟子止據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者而言其略其詳已不可得聞若周官與周禮不同者蓋公孤當燮理寅亮之任位高而不與六卿同也若班祿之制天子之卿即六官也其班祿與公侯同如今六部尚書二品在外布政亦二品也其他爵祿大率相同蓋王制出于漢儒之手固不得與周官周禮孟子議同異蓋當聖經殘缺之後



異者自異。同者自同。各從其類。故不必于異中而強求同也。

萬章問曰：敢問友章。

獻子

獻子為卿，不驕禮，賢下能處，已若虛，士以是多歸之。歷相君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臣也。所友樂正、裘牧、仲，未嘗有獻子之家。獻子亦能忘其家而與之。子莊、子速、速生、錫、錫生、纘。俱紅反。

樂正

補逸志氏族略：樂正氏，周禮樂正，因官氏焉。

裘牧仲

補古今姓纂：本仇氏避難改焉。姓苑：衛大夫食采於裘氏，今以為氏。

費惠公

顏般王順長息附

費公，姬姓，懿公之孫。季音勤父之後也。季父為魯大夫，城即居之，因為費邑。左傳：隱公二年，司空無駭入極，費季父勝之。傳至惠公，惠公以子思為師，以顏般為友，用王順、長息為臣。長息，公明高弟子，而公明高則曾子弟子，其賢蓋有



之也。惠公以小國之君而惟賢是與。故孟子稱之云。

顏般 王順

顏氏黃帝後也。上世小邾子以父字伯顏始以顏為姓。世世仕魯為上卿。有顏景生整。整生恤。恤生求。五世為司寇。求生邑宰友。友生卿士無繇。無繇生回。般友之曾孫與王順同師子思。

晉平公

晉平公名彪。悼公子也。平公元年伐齊。齊靈公與戰靡下。齊師敗走。晉追遂圍臨菑。盡燒屠其郭中。東至

膠南至沂。齊皆城守。晉乃引兵歸。六年。晉欒逞左傳作盈有罪奔齊。齊莊公微遣欒逞於曲沃。以兵隨之。齊兵

上太行。欒逞從曲沃中反。襲入絳。絳不戒。平公欲自殺。范獻子止公。以其徒擊逞。逞敗走曲沃。曲沃攻逞。逞死。遂滅欒氏宗。逞者欒書孫也。其入絳與魏氏謀。齊莊公聞逞敗。乃還。取晉之朝歌。去以報臨淄之役也。平公六年。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公遂逐群賊。謂陽畢曰。自穆侯以至於今。亂兵不輟。民志無厭。禍敗無已。離民且速寇。怨及吾身。若之何。陽畢

物類考 卷三十四

廉溪



對曰。本根猶樹。枝葉益長。本根益茂。是以難已也。今若伐其柯。去其枝葉。絕其本根。可以少間。公曰。子實圖之。陽畢曰。圖在明訓。明訓在威權。威權在君。君掄賢人。其後有常位于國者。而立之。亦掄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是遂威而遠權。民畏其威。而懷其德。莫能勿從。若從。則民心皆可畜。畜其心。而知其欲惡。民孰偷生。若不偷生。則莫思亂矣。且夫欒氏之誣晉國也。久矣。欒書寔覆宗。殺厲公。以厚其家。若滅欒氏。則民威矣。今吾若起瑕。原韓魏之後。而賞立之。

則亂者誰與。公曰。欒書立。吾先君。欒盈不獲罪。如何。陽畢曰。夫正國者。不可以暱于權。行權不可以隱于私。暱於權。則民不道。行權隱于私。則政不行。政不行。何以道民。民之不道。亦無君矣。則其為暱與隱也。復產害矣。且勤君身。君其圖之。若愛欒盈。則明逐群賊。而以國倫數。而遣之。厚戒箴國。以待之。彼若求逞志。而報于君。罪孰大焉。滅之。猶少。彼若不敢。而遠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報其德。不亦可乎。公許諾。盡逐群賊。而使祁午及陽畢適曲沃。逐欒盈。欒盈出奔楚。



遂令于國人曰。自文公以來。有力于先君。而子孫不  
 育者。將授立之。得之者賞。居三年。欒盈書入。為賊于  
 絳。范宣子以公入於襄公之宮。欒盈不克。出奔曲沃。  
 遂刺欒盈。滅欒氏。是以沒平公之身。無內亂也。十年  
 齊崔杼弒其君莊公。晉因齊亂。伐之。敗齊於高唐。去  
 報太行之役也。十一年。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叔向  
 命召行人子負。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御。進也。言三  
 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同。大夫。何以黜朱於朝。  
 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

出師詩外傳

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負道二國之言無私。  
也。子負之言無所偏私。子常易之。子朱為行人。常  
 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  
 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畢。臣不心  
 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畢乎。平公  
 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盍胥跪  
 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  
 山。無足而至者。猶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  
 主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平公曰。吾食客





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暮食不足。朝收市賦。吾可謂不好士乎。盍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爾。背上之毛。腹下之毳。飛不為加高。損一把。飛不為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平公於是造亥唐而禮之。

又趙簡子游于河而樂之。嘆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跪下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能至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來者。此

非吾君不好之乎。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尚可謂不好士乎。舟人古乘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去之滿把。飛之不能益。卑益之滿把。飛之不能益高。不知門左門右客千人者。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平公歲寶之。臺災。士大夫聞者。趨車馳馬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賀曰。甚善矣。平公勃然作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國之重寶也。而天火之



士大夫皆趨車走馬而救之。子獨束帛而賀。何也。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公子晏子曰。何敢無說。臣聞之。王者藏于天下。諸侯藏於百姓。商賈藏于篋匱。今百姓之于外。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克口。虛耗而賦歛無已。君收大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歛無度。萬民甚苦。是故湯誅之。為天下戮笑。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變悟。亦恐君之為鄰國笑矣。公曰。善。自今以往。請藏於百姓之闔。又魏文侯御廩災。群臣皆素服而弔。公子成父趨

而入賀曰。甚大善矣。夫御廩之災也。文侯作色不悅曰。夫御廩者。寡人寶之所藏也。今天災群臣皆弔。至於子大夫而不弔。何為。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於四海之內。諸侯藏於境內。大夫藏於其室。士庶人藏於篋匱。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宜乎。文侯喟然嘆曰。善。

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夫德不施則



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怨使不歸之民役愁怨之  
 百姓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夫牧百姓養育之而重  
 竭之豈所以定命安存而稱為人君於後世哉平公  
 曰善乃罷臺役平公好樂多其賦斂下治城郭曰敢  
 有諫者死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  
 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之公曰內之止坐殿  
 上則出鐘磬竽瑟有頃平公曰客子為樂咎犯對曰  
 臣不能為樂臣善隱平公召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  
 臣竊顧昧死御平公曰諾咎犯申其左臂而出五指

平公問於隱官曰占之為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  
 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諸盡而峻城  
 闕二也杜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  
 士渴四也民有飢色而馬有粟秩五也近臣不敢諫  
 遠臣不敢達平公曰善乃屏鐘鼓除竽瑟吳延陵季  
 子來使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  
 於三族乎齊使晏嬰如晉與叔嚮左傳語叔嚮曰晉  
 季世也公厚賦為臺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門其可久  
 乎晏子然之平公問叔向曰歲飢民疫翟人攻我我





將若何對曰歲飢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人不  
 足患也公曰患有大於此者乎對曰大臣重祿而不  
 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顧寵于小官而君不  
 知此誠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中曰欲有諫  
 者為隱左右言及國吏罪二十六年平公卒

薛應旂曰平公晉之庸君也晉至平公亦岌岌乎  
 其殆矣然猶數傳而後亡者無乃亦因人言而敬  
 賢緩役屏樂納諫故歟

亥唐

高士傳亥唐晉人也高恪寡素晉國憚之平公與亥  
 唐坐有閒亥唐出叔向入平公伸一足曰吾向時與  
 亥子坐則痛足痺不敢伸叔向不悅公曰子欲富乎  
 吾祿子欲貴乎吾爵子亥先生乃無欲也吾非正坐  
 無以養之子何不悅乎○晉平公曰昔者齊桓公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  
 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  
 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  
 五味管仲善斲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



之美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君之力也。

敢問交際章

康誥曰殺越人於貨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叙。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暨不畏死。罔弗慙。暨音敏。慙音徒。對。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

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於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繇。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弔音的。○大罔弗慙。言寇攘姦宄。固為大惡。而大可惡矣。况不孝不友之人。而尤為可惡者。不率大夏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瘵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慙。已汝乃其速繇。茲義率殺。夏法也。言民之不率教者。固可為賊與庶官之長。及小臣之有符節者。乃別布條教。違道干譽。弗念其君。弗用其法。以病君上。是乃長惡。

勿肯考

卷二十一

七

瘵



於下我之

所深惡也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

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人君長指康汝

亦罔不克敬典乃繇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

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懾王曰封奕惟民迪吉康

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

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此下欲其以德用罰也王曰封予

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於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

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

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於天

衛孝公

衛靈公卒嫡孫輒立是為出公子蒯瞶立是為莊公

註作疑出公輒未可據

敢問不見諸侯章

小雅大東篇

有饜簋餐有採棘七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

小人所視矐言顧之潛音山馬出涕東國困于後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此

以告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能能公子

人物補考

卷二十四

大

濂溪



人物傳卷之二十四 六十一 原板

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有冽沈音執泉。無浸獲薪。契々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獲

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々衣服。舟人之子

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朝々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

監亦有光。豉彼織女。終日七襄。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皖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

西有長庚。有挾天畢。載施之行。啓明長庚皆金星也。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

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霍光能行於昌邑

前漢霍光傳云。昌邑王賀即位。行淫亂。光憂慙。獨以

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

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

欲如是。于古常有。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

宗廟。世稱其忠。將軍若復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

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光與群

廉溪



臣俱見白太后廢之送至昌邑邸

下孟告子上篇

性猶湍水也章

湍水

漢桑欽水經云湍水出鄜縣北芬山南流過其縣東又南過冠軍縣東又東過白牛邑南又東南至新野縣東入于清○鄜道元註云湍水出弘農界翼望山水甚清徹東南流逕南鄜縣故城東史記所謂下鄜也漢武帝元朔元年封左將軍黃同為侯國湍水又

南菊水注之水出西北石澗山芳菊澗亦言出祈谷蓋谿澗之異名也源旁悉生菊草潭澗滋液極成甘美云此谷之水土飡邑長年司空王暢太傅袁隗太尉胡廣並汲飲此水以自綏養是以君子留心甘其臭尚矣菊水東南流入于湍湍水又逕其縣東南歷冠軍縣西北有楚塢高下相承八重周十里方塘蓄水澤潤不窮湍水又逕冠軍縣故城東縣本穰縣之盧陽鄉宛之臨駝聚漢武帝以霍去病功冠諸軍故立冠軍縣以封之水西有漢太尉長史邑人張敏碑





碑之西有魏征南軍司張詹墓、有碑、背刊云白  
 楸之棺易朽之裳銅鐵不入凡器不藏嗟矣後人幸  
 勿我傷自後古墳舊冢莫不夷毀而是墓至元嘉初  
 尚不見燬六年大水蠻飢始被發掘湍水又逕穰縣  
 為六門陂漢孝成之世南陽太守邵信臣以建昭五  
 年斷湍水立穰西石碣至元始五年更開三門為六  
 石門故號六門壩也溉穰新野昆陽三縣五十餘頃  
 漢末毀廢遂不修理湍水又逕穰縣故城北又東南  
 逕魏武故城之西南湍水自白牛邑南建武中世祖

劉嵩為侯國湍水又東南逕安衆縣故城南縣本  
 宛之西鄉漢長沙定王子康侯丹之邑也湍水東南  
 流湍水注之水出湍陽縣西北岐棘山東南逕湍陽  
 縣故城西湍水又東南流注于湍水湍水至縣西北  
 東分為鄧氏陂漢太傅鄧禹故宅其奉朝請西亭侯  
 鄧晨故宅隔陂鄧颺為晨宅畧存焉

揚子善惡混之說註

揚子修身篇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  
 其惡則為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歟





生之謂性章

佛氏謂作用是性

朱子曰禪家說如何是佛曰見性成佛如何是性曰作用是性蓋謂目之視耳之聽手之執捉足之運奔皆性也

性無善無不善之早

蘇氏胡氏之說

新安陳氏曰蘇東坡論性謂自堯舜以來至孔子不得已而曰中曰一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

而一與中支矣胡文定公論性謂不可以善言總說善時便與惡對非本然之性矣孟子道性善只是贊嘆之辭說好個性如佛言善哉善哉五峰論性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辨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

韓子原性篇性也者與生俱生者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者七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



上馬者善馬而已矣中馬者可導而上下也下馬者惡馬而已矣○又云性有三品雜性情而為言也必若孔子之言而後備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是合性情言之也而諸子之說在其中矣宋儒析性情為義理氣質之分似也而曰孔子之論性乃氣質之性孟子之論性乃義理之性力主孟子而陰若不足孔子者非也或曰若子之論性固善矣則是堯舜無情桀紂無性也曰善哉子之問吾盡諭子堯舜非無情性其情也桀紂非無性情其性矣吾非善子之問為是

也得子之問吾說益明是以善之也

無或乎王之不智章

奕秋

補漢張衡傳云奕秋以碁局取譽劉子新論奕秋當奕之思有吹笙過者傾心聽之將圍未圍之際問以奕道不知也非變道暴深情有暫聞笙猾之也

富歲子弟章

易牙



齊傳復今  
七年

呂春秋

易牙雍人名巫牙其字也善調味能辨淄澠之水淄澠  
齊二水名齊桓公好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  
孟無公子少衛姬生惠公元公子鄭姬生孝公公子葛嬴  
生昭公潘公子密姬生懿公商人子宋華子生公子雍桓  
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易牙有寵於  
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見於襄公曰子善調味乎吾蓋  
盡嘗天下之味矣唯蒸嬰兒之味未嘗易牙遂蒸其  
首子而獻之自是亦有寵於公公許之立武孟管仲  
有疾公曰仲父之疾革矣將何以教寡人管仲對曰

願君之遠易牙公曰易牙烹其子以噉寡人猶尚可  
疑耶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  
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公逐易牙食不甘居三  
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孰謂仲父盡知乎於是復召  
而反明年公有病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  
易牙監刁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公門築高墻不通人  
矯以公令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  
人曰吾無所得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  
何故對曰易牙作亂塞宮門築高墻不通人故無所

易牙作亂塞宮門築高墻不通人故無所  
濂溪



人物傳卷之二十四 三十一 原板

得公慨焉流涕出曰嗟乎聖人之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何面目見仲父乎遂蒙衣袂而絕于壽宮  
壽宮 蟲流出於戶上蓋以楊門之扇 楊門門名 三月 寢室 不葬

子都

子都鄭大夫公孫闕也鄭詩曰不見子都蓋謂此入也  
也有寵於鄭莊公莊公三十二年將伐許授兵於大宮  
鄭祖 廟 公孫闕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輻以走子都拔棘戰以逐之及大逵 道方九弗及子都怒執七

晉段出左傳 隱公十一年

左傳桓公十一年

月伐許穎考叔取鄭伯之旗螿弧以先登  
螿弧 旗名 子都自下射之顛 顛 隆而死 鄭伯使卒出緘行出犬雞以詛射穎考叔者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鄭厲公篡立祭仲專厲公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告祭仲子都黨祭仲殺雍糾  
雍姬 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可也 遂告祭仲 祭仲殺雍糾 厲公出奔蔡入櫟 櫟 音居 糾 公曰謀及婦人宜其及也

三段出左傳 桓公十五年

牛山之木嘗美矣章

牛山

牛山之木嘗美矣章 廉溪



牛山在臨淄南十里

晏子春秋景公遊于牛山之上北望齊曰美哉國乎  
 鬱々太山使古而無死者則寡人將去此而何之俯  
 而泣沾襟國子高子曰然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  
 得而食也駑馬柴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况君  
 乎俯泣晏子曰樂哉今日之遊也見怯君一而諛臣  
 二使古而無死者則太公至今猶存吾君方將被策  
 笞而立乎猷畝之中惟事之恤何暇念死乎景公慙  
 舉觴自罰因罰二臣○明喬宇牛山記云牛山在臨  
 淄之南十里予往而登之泰沂馳稷四顧而有風烟

雲日百里而見余因悵然而悲蹙然而笑戚然而憂  
 從者曰公登牛山何悲也何笑也而又何憂也余曰  
 昔齊景公與文孔梁丘據晏嬰登此顧其國而流涕  
 曰美哉國乎若何去此而死也二子皆從而泣晏子  
 以為君不仁二子諂諛而獨笑余則以景公亦名諸  
 侯也其在當時朝圖幕策輕服薄膳與二三子皇々  
 然以應容乎友邦者為此尺寸之地也乃不得常御  
 而終奄然以逝在人情孰曰不悲余固悲之也為晏  
 子者當告之曰君悲之誠是也但自軒農以來皆不





免于黄土。而其聲名昭赫。至于今。盖有萬世不死者。在。願君修之。何如耳。乃徒告之曰。使賢者勇者不死。則太桓莊靈常守之矣。吾君安得此位乎。若然。則如云。賢者亦死。又何必賢。勇者亦死。又何必勇。且歆之以位。則子孫者皆幸。先君之死而及之也。晏子齊之賢臣也。而其言若此乎。故笑之也。昔者孟軻氏以牛山之濯。非山之性。乃繇斧斤牛羊而致。以喻人之禽獸也。非人之性。乃繇桎亡而致。余今登茲山也。見其濯。如當時所云。而天下之不桎亡其性者亦鮮。

矣。仁義之心。雖余固有。存存亡亡。云胡能定。余故高之也。從者曰。善哉。公之登牛山也。一覽而三益。欲貴者章。

大雅既醉篇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此父兄所之詩。君子謂王也。爾亦指王也。  
 既醉以酒。爾毅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傲。公尸嘉告也。嘉告以善言告之。謂假辭也。





人物傳

卷二十一

禮記

原叔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指賓客助祭者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孝子之嗣也。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壺宮中之巷也。言深遠而嚴肅也。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告子下篇。

任人有問章

屋廬子

屋廬子。名連。嘗著書言老聃之法。後學於孟子。通志氏族略。屋廬氏。晉賢人。

人皆可為堯舜章

曹交

曹交。曹君之弟也。交問於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曰。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孟子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

人物傳

卷二十一

禮記

原叔



八  
卷二  
原板

鳥獲

鳥獲秦武王時人秦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鳥獲  
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膾武王死孟說

膾脰骨也

補呂氏春秋鳥獲疾引牛尾尾絕力勳而牛不可  
行逆也

小弁小人之詩章

小雅小弁篇

弁彼鸞音豫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雁何辜于

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鸞雅鳥也小而多

被廢而作此詩

蹶蹶音周道鞠為茂草我心憂傷怒焉如擣音假寐

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

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菀音鬱彼榔斯鳴蜩嘒々音有淮者淵音菴淠音淠譬譬

彼周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音和雉之朝音始尚求其雌譬彼

廉溪



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唯雉鳴也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墮。音也之。君子秉

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君子信諛如或疇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音

矣。析薪也音矣。舍彼有罪予之佗音矣。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絲言耳屬於垣無逝

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邶風凱風篇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蕭之淫風流行雖有

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其子作此詩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覯皖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宋經將之楚章

宋經

宋經一名鉞聞墨子之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

自表華山上均平作冠也接萬物以別宥為始始首

別善惡宥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駟音而合驩

不及為首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駟音而合驩



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為主。請得若此者。見侮不辱。立之以為主。救民之閻。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疆。賂不貪者也。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圖傲乎救世之士曰。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殘為內。其大小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補荀子。宋子。有見于少。無見于多。又云。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又云。子宋子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聞。又云。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已之情欲

為多是過

孟子居鄒章

季任

季任。任君之弟也。季任嘗為君居守其國。以幣交於孟子。孟子繇鄒之。任見之。以季子不得之鄒也。

享多儀一節

周書洛誥

洛誥既定。周公遣使告卜。史氏錄之。以為洛誥。又并記其君臣答問。及成王命周公留治洛之事。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此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成王幼周。



公代王為辟至是反政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

成王故曰復子明辟 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洛邑在鎬京東故曰東土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

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佯來以

圖及獻卜佯使也圖洛之地也王拜手稽首曰

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

佯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

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

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予齊百工佯從王于周予惟

曰庶有事 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

曰汝受命篤弼 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孺

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厥攸灼叙弗

其絕 厥若彛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二往新邑俾

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公曰已

汝惟冲子惟終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

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

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

汝于樂民彛汝乃是不獲乃時惟不永哉篤叙乃正

高廷慶字章引



人物傳卷之二十四 三十一 原板

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  
彼裕我民。無遠用戾。藿謨 即反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  
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  
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  
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迓衛。不迷文  
武。勤教予冲子。夙夜毖祀。王曰。公功。棊迪篤罔不  
若時。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四  
方迪亂。未定于崇禮。亦未克救公功。迪將其後。監  
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王曰。公定予

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斃其康事。公  
勿替刑。四方其世。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  
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先烈。考武王弘朕恭。孺  
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  
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  
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  
子刑。乃單文祖德。佅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  
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  
武王。惠篤叙。無有違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

人物傳卷之二十四 三十一 原板



八  
卷二十一  
原初

考 王倅殷乃承叙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戊辰  
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  
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裡咸格王入太室  
裸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月二月 惟周公  
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先名實者章

繆公

魯繆公名顛元公之子悼公之孫也元公在位二十  
一年卒繆公即位元年壬申公儀休為政泄柳子思

記繆公

為臣繆公問於子思曰寡人不得嗣先君之業三年  
矣未知所以為令名者且欲掩先君之惡以揚先君  
之善使談者有述焉為之若何子思答曰以彼所聞  
舜禹之於其父非弗欲也以為私情之細不如公議  
之大故弗敢私之云爾責以虛飾之教又非似所得  
言公曰思之可以利民者子思曰顧有惠百姓之心  
則莫如一切除非法之事也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  
奪嬖寵之祿以賑困匱無令人有悲怨而後世有聞  
見抑亦可公曰諾繆公問子思曰吾聞龍欄音氏子

卷二十一  
廉溪



出孔叢子公儀篇

不孝其行何如對曰臣聞人君之為政尊賢以宗德  
舉善以勸民則四方之內孰敢不化若夫過行是細  
人所識不治其本而問其過臣不知所以也公曰善  
公問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公曰為之奈何  
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  
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思百姓修禮鄰國其興也勃  
矣此段又見子思傳十六年丁亥齊伐魯取最韓救魯繆公  
使衆公子或宦於晉或宦於荆犁鉏曰假人於越而  
救溺子越人雖善游子必不生矣失火而取水於海

史記魯世家

海水雖多火必不滅遠水不能救近火也今晉與荆  
雖強而齊近魯患其不免乎至是齊果伐魯二十年  
辛卯魯伐齊敗齊師於平陸是時齊田和遷其君康  
公於海上魯是以有辭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弗  
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修之問  
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國  
中雖欲弗哭焉得而弗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  
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  
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公立三十三

禮記檀弓上

人物備考

卷二十四

三

濂溪



年子奮立是為共公。

薛應旂曰嗚呼魯自昭襄定哀之時已為三家所制削弱甚矣繆公雖不能大用子思然尊賢尚德之意亦當時所僅見而公儀子之廉又得為相之道是以崎嶇強暴之間而有平陸之勝迨於共公猶能伐齊以復陽關魯竟與戰國相終始視諸列國蓋後亡者未必非繆公延之也淳于髡乃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而魯之削也滋甚故曰誣善之人其辭游此之謂也

公儀子

史記循吏傳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休魚者。休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休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去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曰。若是農士工女。安所售其貨乎。魯君死。左右請閉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蒙

韓詩外傳

史記循吏傳



今四川雅州圖經載蒙頂茶受陽氣全故芳香唐李德裕入蜀得蒙餅以沃于湯餅之上移時盡化以驗其真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於門哉公儀子常謂魯穆公曰君知圃人之為圃乎沃其壤平其畦通其風日疏其水潦而施藝植焉窳隆乾濕各隨其物產之宜時而樹之無有違也蔬成而後擷之相其豐瘠取其多而培其寡不傷其根櫛已而溉蔬忘其櫛於是庖日充而圃不匱今君之有司取諸民不度知取而不知培之其生幾何而入於官者倍焉君之圃匱也已臣竊為君憂之

薛應旂曰太史公傳公儀子為循吏嗚呼豈直循吏爾哉使天下之吏皆若而人焉則廉靖之風行而斯民蒙至治之澤矣

王豹  
王豹

王豹衛人

補張衡傳王豹以清謳流聲

縣駒

縣駒齊人

補文選陳孔璋曰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游睢渙

人物補考

卷二十四

三七

廉溪



者學藻續之綵。李善註按此文當曰過高唐者效  
繇駒之歌。文人用事之誤。翰註高唐齊邑也。善歌  
者繇駒居是焉。

薛應旂曰古者工執菑事以諫。技藝中亦何嘗無  
人哉。師摯襄曠之制行。言論固卓乎在。人士前  
者也。若庚斯公輸之徒。其意氣又可少耶。惟蒙羿  
篡弒斯不足論矣。

杞梁

杞梁一名殖。與華周皆齊大夫。初莊公四年將伐衛。

及晉為車五乘之賓。殖與周皆不與。殖恥之。歸而不  
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  
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  
也。趣食乃行。杞殖華周同車侍莊公。伐衛遂伐晉。取  
朝歌。以報平陰之役。既還。遂襲莒門於且于。且于莒  
邑也。齊  
攻其門。公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杞梁華周下鬪。獲甲  
首三百。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周曰。君  
為五乘之賓。而周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  
止我以利。是污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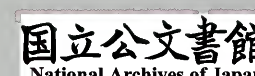
之利非吾所知也。遂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隄侯重為右。乃仗楯伏炭。二人乘而入。顧而哭之。華周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周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吾同而先死。是以哀之。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遂進闔。殺二十七人而死。莊公歸遇梁妻于郊。使弔之。其妻辭曰。君之臣不免于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

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公乃弔諸其室。二子妻哭其夫甚哀。城為之弛。而隅為之崩。自是齊之俗亦丕變焉。

薛應旂曰。杞梁華周不與五乘之賓。而愧恥不食。汲於功名之立。似若小丈夫然者。然其不貪貨棄命而殊死以戰。其慷慨悲壯之氣。蓋可想也。刑於寡妻。厥有自哉。

杞梁妻

杞梁 左傳作 戰死於莒。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





城為之他音移而隅為之崩又始皇遣蒙恬築長城湖  
死其妻孟姜女送寒衣南人范杞良預焉未一月  
死於城下哭十餘日而城崩齊莊公使人弔之對曰  
君之臣不免於罪臣謂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拘  
繫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  
也郊甲婦人無外事故不君無所辱命莊公弔諸其室  
甲諸室得受君如外之甲君無所辱命莊公弔諸其室  
道關諸路畫宮而受弔焉魯哀公使人弔黃尚不如杞梁之  
禮也知執喪畢其妻赴淄川而死杞梁妻無子內外  
無五屬之親既葬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必有所倚父  
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無父

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內無所倚以見吾誠外無所倚  
以見吾節吾豈能更二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死  
五霸者章

葵丘之會

夏公會宰周公孔齊侯桓宋子襄衛侯文鄭伯文許  
男信曹伯于葵丘宰周公者以冢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胡傳曰桓之會有天子之事三於兆既序王人於諸  
侯之上而同盟焉於葵丘亦序周公於諸侯之上而



八  
卷二十四  
原板

不敢同盟焉。盟于首止，不但不同盟也。而帥諸侯以會世子桓，知節矣。春秋是以予桓也。會盟同地，再言葵丘何也？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葵丘之盟，美之大者也。

公羊傳曰：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

魯欲使慎子章

慎子

慎子，名到，魯人。與彭蒙、田駢為友。學墨子弟子禽滑釐之術。齊萬物以為首，善守禦，為節用。自言能不戰而屈人之兵。慎子嘗游學於魯，魯平公因齊湣王之亂，欲使之伐齊，取南陽。孟子自齊歸，止于魯，語之曰：不可。慎子曰：此滑釐所不識也。蓋禽滑釐其所尊尚。故云。慎子又聞宋鉞之風而悅之，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以為道理。譏課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豪傑相與笑之曰：慎

物備考  
卷二十四  
四



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慎子  
 又好黃老道德老子祖黃帝之意著道德經五千言之術因發明序其  
 指意故慎到著十二篇至漢劉向所定慎子書則有  
 四十一篇嘗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  
 蛇與蟻蝻同矣則失其所乘也賢人而詘于不肖者  
 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賢者則權重位尊也  
 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以  
 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  
 高者激于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眾也堯

於棣屬而民不聽至於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  
 止繇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眾而勢位足以任賢智  
 也又曰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為百人分也  
 繇未定未定則堯且屈力而况眾人乎積兔滿市行  
 者不顧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已定人雖鄙不爭設  
 治天下及國在乎定分而已○周氏涉筆稷下能言  
 者如慎到最為屏去琴妄剪削枝葉本道而附於情  
 主法而責於上非田駢尹文之徒所能及史記慎到  
 著十二論劉向所定有四十二篇今止存五篇雖簡





約而明白純正統本貫末如云天下無一貴則理無繇通又云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今通指慎子為刑名家亦未必然也

**補**趙岐以滑釐為慎子名正義考亭皆從之非是滑釐姓禽乃墨子弟子慎子師也

薛應旂曰余聞諸夫子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夫當夫子之時楊墨未興佛氏未入中國而老聃又夫子所從學周禮者其所謂異端豈指若人哉寔以托名吾儒而其實則悖戾焉者也斯之謂異端也

乃若原壤子桑孟之反琴張則固夫子所與者至孟子闢楊墨於是九流之學儒者悉指為異學夫豈不衛吾道之嚴乎但吾儒所自為者或浮沉出入而假借影響及不若此輩之精專切實各成一大家大都可觀也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其目激時事而言之至此蓋恫切而有餘悲矣余故仍以異學名而繫茲一概云九流者道家名家墨家縱謀家雜家農家小說家史遷但有六家指要班固藝文志分為九流而益之以一為十焉



人物傳 卷三十四 原板

吾欲二十而取一章

白圭

白圭周人也。或以為魏人。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利，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墮出取帛絮與之食。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越絕書云：太陰三歲處金，則穰；三歲處凡十二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止種歲一飢。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止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童僮同苦樂。越時

出說苑權謀篇

若猛獸驚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足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之，固辭而去。又之齊，齊王亦欲留之，又辭而去。人問其辭，白圭曰：二國將亡矣。所學者國有五盡，故莫之必忠，則言盡矣。莫之必譽，則名盡矣。莫之必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用能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

人物傳

卷三十四

白

漢



國有此五者無幸必亡若無僥倖必至敗亡中山與齊皆當此

矣若使中山與齊也聞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亡也其

患在不聞也雖聞又不信也然則人主務在乎善聽

而已矣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

不及五霸何也白圭對曰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

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卜相曰成魏與璜

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霸也相也者百官之長

也擇者欲其博也今擇而不去二人與用其讐亦遠

矣且師友也者公可也戚愛也者私安也以私勝公

呂氏春秋舉  
雜篇

寡國之政也然而名號顯榮者二士羽之也白圭戰

卡六城為魏取中山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

文侯文侯不信投之以夜光之璧白圭謂新城君曰

夜行者能無為奸不能禁狗使無吠已也故臣能無

可議不能禁人議於已也

舜發於畎畝章

傅說

傅說者殷之傅巖人也傅巖在北海之州虞虢之界

通道所經有間水壞道當使胥靡刑人築護之說賢

人物傳

卷三十四

四

瀛



而隱居貧不能自給。乃代胥靡築之，以供食。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夜夢得聖人，其名曰說，以夢所見示群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得說於傅巖，惟肖。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與之語，果聖人。遂立以為相，置諸左右。命之朝夕，納誨說對揚休命。作說命三篇，其詳具載商書。高宗嘉靖殷邦，商道復興，皆說輔相之功云。○莊子曰：「天道可傳而不可得，得而不可見。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車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文王游於臧，見丈夫釣，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頰，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夫人庶幾民有瘳乎？諸大夫蹴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觀此，則高宗之用傅說，文帝之貴鄧通，要亦文王之心，而特假之夢以信諸人耳。



薛應旂曰。余觀傳說遇高宗以夢。呂望遇文王以卜。非人薦之。而神實通之。此蓋時泰道行之機。信有不能以自已者也。不然。則雖五就如伊尹。終將醜夏。貴戚如箕子。甘於明夷矣。見後箕子傳論矧疏賤之。若是乎。

孫叔敖

孫叔敖。一名為獵。父為賈之子。楚之處士也。少出游。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有憂色。其母問之。叔敖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兒今見之。恐不得事親也。母曰。蛇

列傳

今安在。叔敖曰。吾恐他人之復見之也。殺而埋之矣。母曰。子之陰德及人矣。無害也。莊王九年。為賈見叔敖於王。既而隱於民間。不仕。叔敖與沈尹筮為友。叔敖遊於郢。三年。聲聞不知。修行不聞。沈尹筮謂叔敖曰。說義以聽。方術信行。能令人主上至於王。下至於霸。我不若子。耦世接俗。說義調均。以適主心。子不若我。子何不歸耕乎。叔敖遂隱於野。令尹虞丘子見於王曰。臣之尸祿久矣。民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止。久踐高位。妨賢害能。臣知罪矣。聞有下里





之士孫叔敖者秀而多能其性無欲君能舉而授之  
以政則國可使理民可使附也莊王以車迎之既至  
使為令尹楚令尹虞丘子復于莊王曰臣聞奉公行  
法可以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求顯  
榮才之所不著無當其處臣為令尹十年矣國不加  
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群賢  
路以祿素食貪欲無厭臣之罪當稽於理竊聞下里  
之士曰孫叔敖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  
則國可使治而民可使附莊王曰子輔寡人寡人得

以長於中國今行於絕域遂霸諸侯非子而何虞丘  
子曰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達能者誣也不讓以  
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願固辭莊王從之賜  
虞丘子蕃地三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為令尹後虞  
丘子家犯法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入見於王曰  
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  
而不軌可謂公乎莊王曰夫子之賜也又云莊王罷  
朝而晏樊姬問之王曰今日與賢相語不知其晏也  
姬曰賢相為誰王曰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其



故曰妾幸得執中櫛以侍王。非不欲專貴擅愛也。以  
為傷王之義。故所進與妾同位者數人。今虞丘子為  
相數十年。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知是  
不知也。安得為賢。明日王以樊姬之言告虞丘子。虞  
丘子於是辭位而薦孫叔敖。為令尹。賀客畢至。有狐  
丘丈人者。衣鹿衣。冠白冠。最後來。且弔曰。僕聞之。有  
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叔敖感然易容曰。小子不  
敏。何足以知之。願聞其說。丈人曰。夫爵高者。人妬之。  
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夫是以弔也。叔敖曰。

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  
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於患乎。丈人曰。善哉。言乎。堯  
舜其猶病諸。一云。繒丘之封。人見楚相。孫叔敖曰。吾  
聞之也。處官久者。士妬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民  
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楚之士民。何也。孫  
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每益祿。而施益博。位益  
高。而禮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叔敖相楚。  
三月。施教導民。上下和合。政緩禁止。吏無奸邪。盜賊  
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乘多水時各得其

史記循吏傳



所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吾今令之復矣。乃言之王。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庫車。王以為庫車不便於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柵。門限也。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十六年。叔敖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財用築作之具分使之均。平板幹。立幹而後施板以築之。稱畚築。畚音本。盛土器也。築實土器。稱量其輕重。程土。

物。取土用物。作為程限。議遠通。議遠近均。其勞也。略基趾。略基趾之廣狹。具餘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於素。不過素所期。莊王將興師伐晉。曰。敢諫者死。叔敖曰。臣聞畏鞭箠之嚴。而不敢諫其父。非孝子也。惧斧鉞之誅。而不敢諫其君。非忠臣也。於是遂進諫曰。君今貪彼之士。所謂知前之利。而不顧後害者也。正猶螳螂欲攫。音蟬。而不知黃雀之在後。而黃雀又不知放彈丸者。方將窺而斃之也。臣敢愛死。而不以告王哉。王遂止不伐晉。而士卒以寧。



又吳王欲伐楚。告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少孺子者。欲諫不敢。則懷彈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若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螳螂委身曲跗而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傍也。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患也。吳王曰。善。乃罷兵。後莊辛諫楚王。亦本於此。

莊王問於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乎。亦在臣乎。叔敖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繇富貴。士驕君曰。國非士。無繇安強。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繇定矣。夏桀殷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為是。以不合其取舍者為非。故致亡而不知。莊王曰。善哉。願相國與諸侯士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敢以褊國驕士民哉。叔敖相楚期年。而楚國大治。莊王以霸。叔敖妻不衣帛。馬不食粟。嘗乘棧車。牝馬披殺羊之裘。



從者曰。車新則安。馬肥則疾。狐裘則溫。何不為也。叔  
 敖曰。吾聞君子服美益恭。小人服美益倨。吾無德以  
 堪之矣。叔敖疾將死。誠其子曰。王亟封我。吾不受也。  
 我死。王必封汝。汝必無受利地。利地者。眾之所欲也。  
 楚越間有寢丘者。其地不利。其名甚惡。楚人鬼而越  
 人穢。穢。祥也。信鬼。神與穢。祥。可長有者。惟此  
 又楚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文子辭曰。梁陰而在  
 北境。惧子孫之有貳者也。夫事君無憾。則惧偏。  
 偏則惧貳。夫盈而不偏。憾而不貳者。臣能自壽也。

不知其他。縱臣而得全其首領。以沒。惧子孫之以  
 梁之險。而乏臣之祀也。王曰。子之仁。不忘子孫。施  
 及楚國。敢不從子。與之魯陽。  
 叔敖死。其子貧甚。請諸優孟。優孟學叔敖言動舉止  
 甚類。往見王。王以其似叔敖也。憐之。優孟曰。叔敖死。  
 其子無以自存。小人不過貌類叔敖耳。王何憐焉。王  
 果以善地封其子。其子不受。而請寢丘焉。王與之四  
 百邑。其後祀十世不絕。云。史記滑稽傳云。叔敖相楚。  
 知優孟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





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錫之地。

貧困負薪。無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為奸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貧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困窮。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薛應旂曰。叔敖其達人也。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其視得喪榮辱。固一毫無與於我矣。迨死。



而猶誠其子。無受利地焉。其貽謀之審。而所以利其後者。何其大相遠哉。世顧有挾目前之寵。以釀子孫必爭之害者。抑亦未之思歟。盡心上篇

子好遊乎章

宋句踐

宋姓句踐名。未詳何國人。孟子嘗謂之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人不知之亦囂。句踐曰。何如斯可謂囂矣。孟子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

矣

有事君人者章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易乾卦云。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言九二剛健正中。出潛離隱。澤及于物。物所利見。故其象為見龍在田。其占為利見大人。故文言曰。飛龍在天。天下文明。言龍德見于地上。則天下見其文明之化。

揚子取為我章

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



列子。楊朱篇。楊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朱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曰。弗聽。

不素餐兮章

魏風伐檀篇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

不獲。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音玄貆。

音暄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詩人述其事而歎之。以為是真能不空食者。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

不獲。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

彼君子兮。不素食兮。獸三歲曰特。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溇兮。河水清且淪漪。不稼不穡。

不獲。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園。圓。倉也。

士何事章



王子塾

王子塾齊王之子也。塾問於孟子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舜為天子章。

桃應

桃應未詳。

薛應旂曰。余過鄒。謁孟子廟。見西向配享者。惟樂正子一人。以其善信足稱也。自餘皆無甚聞。不能擬孔門之四科。然當戰國時。勢利熏灼。而此孟子

為依歸。甘心寂寞。不馳騫於縱橫。以為朝秦暮燕之遊。其亦賢矣。

挾貴而問章

滕更

滕更。滕君之弟也。學於孟子。孟子不答。公都子問之。孟子曰。挾貴挾賢。挾長挾有。勲勞挾故而問者。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薛應旂曰。書有之。世祿之家。鮮克繇禮。在古已然矣。矧於戰國。勢力相高之時。乃有四公子者乎。猶





知尊賢而就問也。夫季任尚矣。曹交王子墊次之。滕更就有所挾。而執負墻受業之禮。卒致附驥。而名施於後世。其視揚於輕肥聲色。而無所比倫。甘與艸木同堙滅者。不亦霄壤矣乎。

春秋無義戰

春秋書戰自戰即以至戰  
法陵凡二十  
三  
書伐自鄭伐  
衛以至楚公  
子申伐陳凡  
二百十三

春秋書戰二十三。始桓十年。來戰于郎。終哀公十二年。戰于艾陵。兩兵相接曰戰。書伐二百十有三。始隱公二年。鄭人伐衛。終哀十三年。楚公子申伐陳。討曰伐。書侵六十。始莊十年。公侵宋。終哀公十三年。晉魏曼多侵

衛。

潛師掠境曰侵。敗師十有六。說師而勝之曰敗。取師三。悉虜而俘之曰取。

按齊桓召陵之戰。善其尊王。晉文城濮之戰。善其伐是非。不倖與之。然一則書遂。以訊其專。一則書及。以訊其意。亦未以為盡合于義而許之。

召陵之師

春秋魯僖公四年。齊侯伐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民為貴章

八蜡註



禮郊特牲云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先嗇神農也司嗇饗農及郵表啜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連啜處造為郵舍也標表田畔相督耕者故謂之郵表啜禽獸貓虎之屬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田鼠豕皆能害稼故食之者為有功迎庸溝也以受水亦以洩水坊隄也以蓄水亦以障水皆農事之備故曰事也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此祀辭也宅猶安也土安則無

蝗之屬害稼者草木各歸根于皮弁素服而祭素服藪澤不得生于耕稼之土也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唐通典季冬寅日蜡祭百神于南郊大明用犢二籩豆各四簋俎簋甄同各一神農及伊耆氏各用少牢一籩豆等與大明同后稷及五方十二次五官五方田畷五岳四鎮四海四瀆以





下方別各用少牢一其日祭井泉于川澤之下用羊  
一卯日祭社稷于社宮二十八宿五方之山林川澤  
丘陵墳衍原隰鱗羽羸毛介水庸坊郵表音拙又  
猫虎及龍鱗朱鳥白獸玄武方別各用少牢一每座  
遵豆各二簋簋甗俎各一蜡祭百八十七座○唐禮  
志蜡祭百神大明夜明壇上神農伊耆各在壇下后  
稷在壇東五官田畯各在其方水庸坊各在其方壇  
之後○記子貢觀於蜡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  
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澤

原板

非爾所知也○通典蜡者報田之祭也樂以蕢桴止  
鼓索鬼神而致百物禮運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  
出遊於觀之上喟然嘆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  
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  
長編宋和峴言聖朝以臘前七日蜡恐不應于禮蜡  
臘同用戌日○以息老物羅氏蜡則作羅襦梓人張  
獸侯以息燕○月令孟冬祈來年于天宗臘先祖五  
祀勞農而休息之○傳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  
大蜡秦初曰臘○禮書云蜡祭川澤山林以至土示



天神莫不與焉。而所重者八。先嗇也。司嗇也。百種也。農也。郵表畷也。禽獸也。坊也。水庸也。既蜡則臘。先祖五祀于廟。蜡以息老物。臘以息民。箋云。謂大蜡之時。勞農以休息之也。○周禮。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鼓人凡祭祀百物之神。鼓丘舞帔。舞者大宗伯以鬪。辨音。辜。祭四方百物司服。祭群小祀。則玄冕。大司樂。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鱉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

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籥章國。祭蜡。則吹豳。頌擊土鼓。

稽大不理於口章

大雅豳篇

肆不殄音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械拔音矣。行道兌矣。

混音夷駘音矣。維其喙音矣。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音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

後。予曰有奔奏。音予曰有禦侮。虞芮二

邶風栢舟篇



稽大不違章  
引好

汎彼栢舟。亦汎其流。耿々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  
以敷以遊。婦人不得于其夫。故以栢舟自比。  
我心匪鑿。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邁。  
逢彼之怒。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々。  
不可選也。  
憂心悄悄。愠于群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  
寤辟有標。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音澣靜言思

之。不能奮飛

齊飢章

馮婦

馮婦晉人

薛應旂曰。人有恒言。彊敵在前。懦夫股慄。勇力。似亦不可少也。但小人用壯。率多取敗。一人敵。惡足取哉。近時因四方寇作。當事者論議。欲右勇力。而左學術。噫。盍亦反其本乎。

浩生不害



浩生不害齊人

盆成括仕於齊章

盆成括

盆成姓。括名。未詳何國人。括有小才。未聞大道。虞君問盆成子曰。今三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今人不及壯之時。益積心技之術。以備將衰之色。色者必盡乎老之前。智謀無以異乎幼之時。可好之色。彬乎且盡。洋乎乎。無能之軀哉。故有技者。不累身。而未嘗滅而色。以常茂。蓋規之也。括不悟。事齊而見

殺

通志略云。盆氏齊邑。

景公宿于路寢之宮。夜分聞西方有男

子哭者。公悲之。明日朝問於晏子曰。寡人夜者聞西方有男子哭者。聲甚哀。氣甚悲。是奚為者也。寡人哀之。晏子對曰。西郭徒居布衣之士。盆成适也。父之孝子。兄之順弟也。又嘗為孔子門人。今其母之不幸而死。祔柩未葬。家貧。身老子。躑音矩。孤也。恐力不能合祔。是以悲也。公曰。子為寡人弔之。因問其偏祔何所在。晏子奉命往弔。而問偏之所在。盆成适再拜稽首而不起。曰。偏祔寄于路寢。得為地下之臣。擁札操筆。給事



人  
物  
傳  
卷  
二  
下  
四  
原  
板  
宮殿中。右陛之下。願以某日送。未得君之意也。窮困無以圖之。布唇枯舌。焦心熱中。今君不辱而臨之。願君圖之。晏子曰。然。此人之甚重者也。而恐君不許也。盆成适慶然曰。凡在君耳。且臣聞之。越王好勇。其民輕死。楚靈王好細腰。其朝多餓死。人子胥忠其君。故天下皆願得以為子。今為人子臣。而離散其親戚。孝乎哉。足以為臣乎。若此而得祔。是生臣而安死母也。若此而不得。則臣請輓尸車而寄之於國門外。宇溜之下。身不敢飲食。擁轅執輅。赤乾烏栖。袒肉暴骸。以

望君愍之。賤臣雖愚。竊意明君哀而不忍也。晏子入復乎公。公忿然作色而怒曰。子何必患若言。而教寡人乎。晏子對曰。嬰聞之。忠不避危。愛無惡言。且嬰固以難之。今君營處為游觀。既奪人有。又禁其葬。非仁也。肆心傲聽。不恤民憂。非義也。若何勿聽。因道盆成适之辭。公喟然太息曰。悲乎哉。子勿復言。迺使男子袒免。女子髮笄者。以百數。為開凶門。以迎盆成适。适脆衰絰。冠條纓。墨綠。以見乎公。公曰。吾聞之。五子不滿隅。一子可滿朝。非迺子耶。盆成适于是臨事不敢



哭奉事以禮畢出門然後舉聲焉。

孟子之滕章

上宮館人 事實未詳

薛應旂曰。獨立不懼。惟君子為能之。矧世趨而風日靡矣。獨行之士。豈可少哉。接輿沮溺荷蕢丈人。孔子有憐之。接引之意。段干木泄柳。孟子雖謂其已甚。要而論焉。則實賢者之過也。匡章通國皆稱不孝。而與之游。終稽不理於口。而謂其無傷。惟陳仲子似不無少貶。雖然亦責倫賢者之意也。人之

言曰。寧學聖人而未至。不可以一善而成名。是則然矣。但世之學聖未至者。不什一。而假托以自便者。滔々也。獨行縱偏。其性猶在。故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至如封人荷蕢晨門丈人。上宮館人。併其姓名。不傳。後之人。固有行怪標榜。以自矜衛於世。而希遂其顧望之私。直鄙夫焉耳。或猶以獨行擬之。豈其然哉。

孔子在陳章

牧皮





牧皮黃帝臣力牧之後孔子門人與琴張魯皙為友孔子之所謂狂也

魯皙倚門而歌註

禮檀弓云季武子寢疾驕固不說音脫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脫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言失禮之顯者人皆可知失及其喪也魯點倚其門而歌

繇堯舜至於湯章

萊朱

萊朱即仲虺音一一名仲傀又各仲音壘奚仲之後也黃帝作車少昊加牛奚仲為湯左相馮放桀南巢惟加馬禹命奚仲為車正有慙德曰余恐來世以台為口實仲虺乃作誥其語具載商書其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猶之老彭然也

散宜生

散宜生周之賢臣也初文王為西伯時宜生與太顛閎夭鬻熊辛甲大夫之徒往歸之值崇侯虎譖西伯以告紂紂乃囚之於羑里宜生與閎夭之徒求美女



文馬奇貨以獻紂。紂乃赦西伯。及紂惡日盈，諸侯去殷而翼西伯。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宜生乃與虢叔、太顛、閎夭、南宮适、迪、西伯、彝、救、惠、鮮、懷、保、修、和有夏，以受有殷命。及武王伐商，至紂宮，宜生執劍以衛。厥後周公留召公作君，奭以追道文王時事。惟以虢叔等五臣為首稱，而宜生則實居其一云。六韜曰：文王問散宜生：卜伐紂吉乎？曰：不吉。將行之日，雨輜重車。太公進曰：是非子所知也。祖行之日，雨輜重車。洗濯甲兵也。散氏，宜生名。漢書古今人表：女皇、堯妃。



